

我曾到一个柏林人家里做客，那是他们第一次接待中国客人，在我之前从未到过中国也没接触过任何中国人。那天因为男主人还没下班，女主人就和我在客厅里聊天，聊着聊着男主人回来了，还没完全进门就热情地喊道：“哇！中国人也能讲这么棒的英文，老远就听到了。”我忙起身跟他握手，开玩笑说：“那是因为您从来没跟中国人讲过话呢！”他不好意思地搔搔头：“这倒是啊。”

在欧洲的时候，我常常会被没来过中国的人认为是“颠覆了他们想

今年是上海市儿童医院建院七十周年的日子。抚今追昔，我们承载着守望与挚爱，那些生命的意念在顽强闪烁，在医务人员关爱下绽放吐香，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我们为它而努力而深感荣耀的事业。

上海市儿童医院的前身是由我国著名儿科专家富文寿、儿科及儿童营养学家苏祖斐等医学前辈创建于1937年的上海难童医院。怀着对祖国的满腔

守望与挚爱

方秉华
医院经历了七十年风雨，目睹了祖国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中国儿科学从近代跨入现代的完整历史！七十年过去了，医院由小到大，学科由弱变强，目前医院已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康复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儿童医院。

近年来，医院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日益频繁，已与联合国儿童健康基金会、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奥地利等国的医疗、科研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切磋中，使我们有机会触及儿科领域的学科最新进展，这有助于培育我院的学科专业和业务梯队，也使医院获得了国际同行的充分认可。我院的急救学科是与国际同行协作交流较多的部门，在“关注患儿生命质量”的核心理念引导下，探索了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业务工作模式。如，开展有神经科、康复科、儿童保健等专业共同参与的联合诊治组，随访经过抢救的危重患儿，对可能出现的神经功能障碍进行早期干预。又如，引进国际急救理念，探索符合国情的有特色的儿童急救模型，建立“现场急救—中途转运—急诊施救—重症监护”体系，形成聚“出、运、救、治”于一体的儿科急救学新模式。近期福州的一个肾病综合征急救病例很有代表性。当福州某医院发出会诊请求后，我院在最短时间里派出临床经验丰富的肾脏专业医师紧急出诊，随后转运救治有条不紊地展开，危重患儿因为这个急救模式得以转危为安。目前，医院急救转运网络已覆盖了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和周边邻省的部分地区。

七十年的风雨兼程，朴实无华；七十年的奋斗拼搏，无怨无悔。前辈缔造了今日的辉煌是医院发展新的起点，当今的儿童医院人丝毫不敢懈怠，传承“慈爱厚德”之魂，服务社会，呵护生命，发扬“敬业创新”之道，钻研技术，发展医学。新一代儿童医院人将努力谱写新的辉煌！（作者为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



彼此，彼此

象中的中国人形象”。比如他们以为中国人都很矮小，可我个子挺高；比如他们以为中国人都是小眯缝眼，可我眼大如牛；比如他们以为中国人都是大蒜头鼻，可我鼻子海拔很高；比如他们以为中国人都会武功，可我连太极拳都不会打……于是他们相当疑惑地问我真是中国人吗？中国人到底是啥样的？和他们又有什么不一样？

让我想想看。除了长相不一样外，中国人的确还有很多和老

外不一样的地方。一些住在中国的老外常会抱怨中国人吃面或者喝汤时，整出的动静实在太太。每次谈到这个尴尬的问题，我都会“礼尚往来”地向对方提出“老外擤鼻子”的细节，要说动静大的话，哎呦，那简直可谓地动山摇，无论男女老幼，都不带轻声的，花哨的还能发出啸叫声呢。我记得大学时有个美国外教感冒了，在课堂里掏出手帕擤鼻子，那声音大得把全班都给震住了。德国朋友也曾批评过我，说轻声轻气地擤鼻子会让细菌继续残

留鼻腔里的，为此我特地尝试着使出大力气，可还是无法像他们那样弄得惊天动地。

再有，中国人尤其喜欢吃鹅掌鸭舌鸡爪牛肚兔头羊肝猪耳朵，老外到中国人家里吃饭时，除了目瞪口呆看这些动物器官被一一端上桌，还得目瞪口呆地看主人灵活地从嘴里吐出一根根小骨头。主人吃得特别享受，客人看得特别难受。当然，等到客人见了最爱的咕老肉或者酸辣土豆丝，吃得特别欢时，那就轮到主人觉着难受了，为什么？老外客人竟然开始又舔手指头又拿馒头抹盘子底，这哪里像个小资该有的优雅模样啊。

还有呢！老外笑的时候“哈哈”地咧着大嘴，打哈欠时却要把嘴捂起来，而中国人打哈欠时旁若无人，笑得太开心才记着捂上嘴；老外要是送你个礼物，会把它吹得跟个

大宝似的，而中国人送你个礼物，能把它说得一钱不值；老外会当着送礼人的面，把礼物拆开，然后大惊小叫表示喜欢，而中国人会趁送礼人不注意，把礼物悄悄放好，然后王顾左右而言他……



在香港商业二台作为电台DJ的黄耀明，踏入娱乐圈的初始却是在香港无线电视1981年办的电视艺员训练班，当时与他同期的有很多的影帝级人物，如刘德华、梁家辉、梁朝伟等人。可惜生性怕麻烦的他在毕业后当了两个电视节目的助理编导后，发觉幕后工作并不完全适合他的个性。“我当时感觉这个工作好辛苦，所以我选择去电台做DJ。”黄耀明是这样自嘲自己的，但是脸上却显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的确，如果不是他“怕累”、如果不是他为了宣明会筹款第一次献唱、如果没有刘

达的乐团招募歌手、如果没有达明一派自成一派的乐曲风格以及当时香港乐团的BAND潮，那么黄耀明这个代表了香港音乐先锋潮流、风格多变、崇尚自由、个性十足的名字，就会和我们擦身而过。庆幸的是，一系列巧合和必然让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有了达明一派，有了唱歌的黄耀明。

从达明一派开始到如今，20年的音乐历程细数下来，黄耀明一直走在香港音乐潮流的前沿，靠着踏实的努力以及对于潮流音乐的准确把握，总能在香港乐坛的每个转型时期展现出他对音乐的理解与演

绎，总能对时尚有着准确的把握，成为香港乐坛的风云人物。在和刘以达组成达明一派之后，1986年就推出首张同名专辑，并得到乐坛一致好评。1987年4月推出大碟《石头记》，此专辑公认为达明最经典的作品：开始的《离》和结尾的《奔》把全碟贯穿为一张概念唱片。可是在7张专辑之后，达明一派突然宣布解散，由此黄耀明完全脱离了乐队的概念，开始了个人的演唱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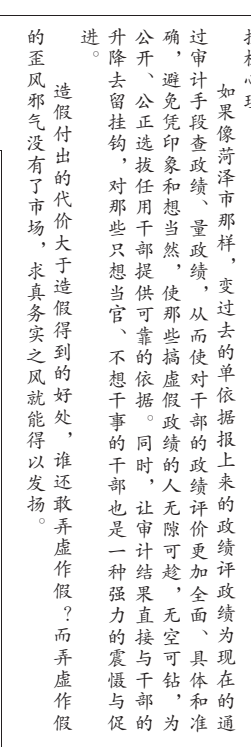
1987年4月推出大碟《石头记》，此专辑公认为达明最经典的作品：开始的《离》和结尾的《奔》把全碟贯穿为一张概念唱片。可是在7张专辑之后，达明一派突然宣布解散，由此黄耀明完全脱离了乐队的概念，开始了个人的演唱生涯。

前不久，我遇到滑稽表演艺术家吴双艺，他今年已经八十高龄，依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才思敏捷，嗓音宏亮。我高兴地说：“你真是：心态好，多用脑，勤运动，人不老，家里又添了‘小包包’吧”。吴老师仰面大笑：“对呀，谢谢你关心我的‘小包包’啊。”在我从艺道路上，也曾受到过吴老师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厂医务室工作。当时，文艺政策有所松动，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去观看各种表演。有一次，看到吴双艺与王辉荃两位老师搭档演出“上海相声”《进军号》。这个节目主要歌颂造船工人不怕辛劳，克服困难，抢修“进军号”的精神，两位老师的表演十分精彩。有人告诉我：“本周六，吴双艺将到虹口工区文化宫作报告，谈谈《进军号》的创作体会。”听到消息，我兴奋极了。

好不容易盼到周六，偏偏天公不作美，上午晴空万里，傍晚下起倾盆大雨，有人劝我：“算了吧，下大雨，吴老师不会来上课的。”我偏不相信，坚持一个人赤着脚，撑着伞，蹬着泥泞，步行来到位于四川北路横浜桥的工人文化宫，迎接我的是一张公告：天降暴雨，讲座改期。

过了一周，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吴双艺老师。那天讲座非常成功，虽然处于“文革”后期，政治风向不定，吴老师讲课多少有些拘束和谨慎，如说到“滑稽”一律用“喜剧”代替，讲到“出噱头”，必定言“抖包袱”。但是他能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会场气氛始终良好。

我发现吴老师的记忆力特别强，引用资料的出典和日期如数家珍。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在似乎不经意间出几只噱头，有意让大家“过过瘾”。比如，他自我介绍：“我叫吴双艺，有人说我很骄傲，不仅有艺术，而且有双倍的艺术。其实这不是本意，我名字的含意就是提醒自己必须抓紧学习，因为我



前不久，我遇到滑稽表演艺术家吴双艺，他今年已经八十高龄，依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才思敏捷，嗓音宏亮。我高兴地说：“你真是：心态好，多用脑，勤运动，人不老，家里又添了‘小包包’吧”。吴老师仰面大笑：“对呀，谢谢你关心我的‘小包包’啊。”在我从艺道路上，也曾受到过吴老师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厂医务室工作。当时，文艺政策有所松动，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去观看各种表演。有一次，看到吴双艺与王辉荃两位老师搭档演出“上海相声”《进军号》。这个节目主要歌颂造船工人不怕辛劳，克服困难，抢修“进军号”的精神，两位老师的表演十分精彩。有人告诉我：“本周六，吴双艺将到虹口工区文化宫作报告，谈谈《进军号》的创作体会。”听到消息，我兴奋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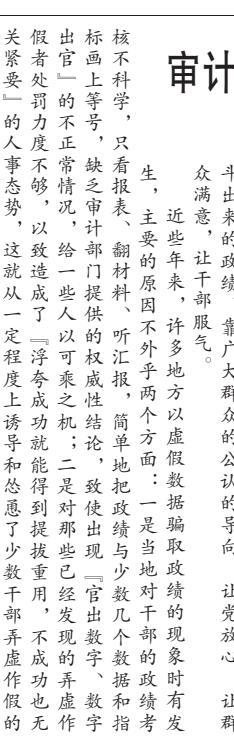
好不容易盼到周六，偏偏天公不作美，上午晴空万里，傍晚下起倾盆大雨，有人劝我：“算了吧，下大雨，吴老师不会来上课的。”我偏不相信，坚持一个人赤着脚，撑着伞，蹬着泥泞，步行来到位于四川北路横浜桥的工人文化宫，迎接我的是一张公告：天降暴雨，讲座改期。

过了一周，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吴双艺老师。那天讲座非常成功，虽然处于“文革”后期，政治风向不定，吴老师讲课多少有些拘束和谨慎，如说到“滑稽”一律用“喜剧”代替，讲到“出噱头”，必定言“抖包袱”。但是他能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会场气氛始终良好。

我发现吴老师的记忆力特别强，引用资料的出典和日期如数家珍。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在似乎不经意间出几只噱头，有意让大家“过过瘾”。比如，他自我介绍：“我叫吴双艺，有人说我很骄傲，不仅有艺术，而且有双倍的艺术。其实这不是本意，我名字的含意就是提醒自己必须抓紧学习，因为我

前不久，我遇到滑稽表演艺术家吴双艺，他今年已经八十高龄，依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才思敏捷，嗓音宏亮。我高兴地说：“你真是：心态好，多用脑，勤运动，人不老，家里又添了‘小包包’吧”。吴老师仰面大笑：“对呀，谢谢你关心我的‘小包包’啊。”在我从艺道路上，也曾受到过吴老师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厂医务室工作。当时，文艺政策有所松动，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去观看各种表演。有一次，看到吴双艺与王辉荃两位老师搭档演出“上海相声”《进军号》。这个节目主要歌颂造船工人不怕辛劳，克服困难，抢修“进军号”的精神，两位老师的表演十分精彩。有人告诉我：“本周六，吴双艺将到虹口工区文化宫作报告，谈谈《进军号》的创作体会。”听到消息，我兴奋极了。

好不容易盼到周六，偏偏天公不作美，上午晴空万里，傍晚下起倾盆大雨，有人劝我：“算了吧，下大雨，吴老师不会来上课的。”我偏不相信，坚持一个人赤着脚，撑着伞，蹬着泥泞，步行来到位于四川北路横浜桥的工人文化宫，迎接我的是一张公告：天降暴雨，讲座改期。



前不久，我遇到滑稽表演艺术家吴双艺，他今年已经八十高龄，依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才思敏捷，嗓音宏亮。我高兴地说：“你真是：心态好，多用脑，勤运动，人不老，家里又添了‘小包包’吧”。吴老师仰面大笑：“对呀，谢谢你关心我的‘小包包’啊。”在我从艺道路上，也曾受到过吴老师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厂医务室工作。当时，文艺政策有所松动，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去观看各种表演。有一次，看到吴双艺与王辉荃两位老师搭档演出“上海相声”《进军号》。这个节目主要歌颂造船工人不怕辛劳，克服困难，抢修“进军号”的精神，两位老师的表演十分精彩。有人告诉我：“本周六，吴双艺将到虹口工区文化宫作报告，谈谈《进军号》的创作体会。”听到消息，我兴奋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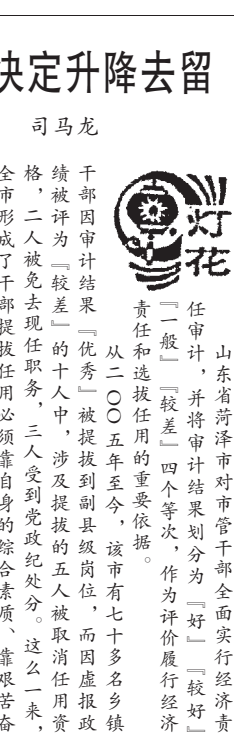
前不久，我遇到滑稽表演艺术家吴双艺，他今年已经八十高龄，依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才思敏捷，嗓音宏亮。我高兴地说：“你真是：心态好，多用脑，勤运动，人不老，家里又添了‘小包包’吧”。吴老师仰面大笑：“对呀，谢谢你关心我的‘小包包’啊。”在我从艺道路上，也曾受到过吴老师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厂医务室工作。当时，文艺政策有所松动，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去观看各种表演。有一次，看到吴双艺与王辉荃两位老师搭档演出“上海相声”《进军号》。这个节目主要歌颂造船工人不怕辛劳，克服困难，抢修“进军号”的精神，两位老师的表演十分精彩。有人告诉我：“本周六，吴双艺将到虹口工区文化宫作报告，谈谈《进军号》的创作体会。”听到消息，我兴奋极了。

好不容易盼到周六，偏偏天公不作美，上午晴空万里，傍晚下起倾盆大雨，有人劝我：“算了吧，下大雨，吴老师不会来上课的。”我偏不相信，坚持一个人赤着脚，撑着伞，蹬着泥泞，步行来到位于四川北路横浜桥的工人文化宫，迎接我的是一张公告：天降暴雨，讲座改期。

过了一周，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吴双艺老师。那天讲座非常成功，虽然处于“文革”后期，政治风向不定，吴老师讲课多少有些拘束和谨慎，如说到“滑稽”一律用“喜剧”代替，讲到“出噱头”，必定言“抖包袱”。但是他能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会场气氛始终良好。

我发现吴老师的记忆力特别强，引用资料的出典和日期如数家珍。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在似乎不经意间出几只噱头，有意让大家“过过瘾”。比如，他自我介绍：“我叫吴双艺，有人说我很骄傲，不仅有艺术，而且有双倍的艺术。其实这不是本意，我名字的含意就是提醒自己必须抓紧学习，因为我

前不久，我遇到滑稽表演艺术家吴双艺，他今年已经八十高龄，依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才思敏捷，嗓音宏亮。我高兴地说：“你真是：心态好，多用脑，勤运动，人不老，家里又添了‘小包包’吧”。吴老师仰面大笑：“对呀，谢谢你关心我的‘小包包’啊。”在我从艺道路上，也曾受到过吴老师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厂医务室工作。当时，文艺政策有所松动，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去观看各种表演。有一次，看到吴双艺与王辉荃两位老师搭档演出“上海相声”《进军号》。这个节目主要歌颂造船工人不怕辛劳，克服困难，抢修“进军号”的精神，两位老师的表演十分精彩。有人告诉我：“本周六，吴双艺将到虹口工区文化宫作报告，谈谈《进军号》的创作体会。”听到消息，我兴奋极了。



前不久，我遇到滑稽表演艺术家吴双艺，他今年已经八十高龄，依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才思敏捷，嗓音宏亮。我高兴地说：“你真是：心态好，多用脑，勤运动，人不老，家里又添了‘小包包’吧”。吴老师仰面大笑：“对呀，谢谢你关心我的‘小包包’啊。”在我从艺道路上，也曾受到过吴老师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厂医务室工作。当时，文艺政策有所松动，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去观看各种表演。有一次，看到吴双艺与王辉荃两位老师搭档演出“上海相声”《进军号》。这个节目主要歌颂造船工人不怕辛劳，克服困难，抢修“进军号”的精神，两位老师的表演十分精彩。有人告诉我：“本周六，吴双艺将到虹口工区文化宫作报告，谈谈《进军号》的创作体会。”听到消息，我兴奋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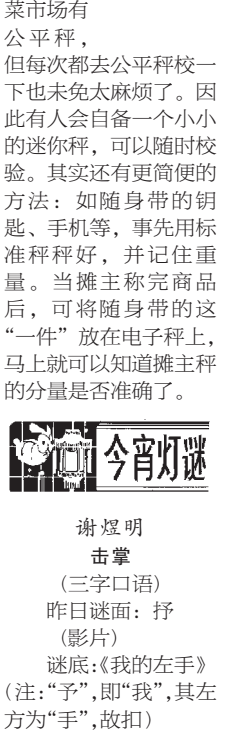
前不久，我遇到滑稽表演艺术家吴双艺，他今年已经八十高龄，依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才思敏捷，嗓音宏亮。我高兴地说：“你真是：心态好，多用脑，勤运动，人不老，家里又添了‘小包包’吧”。吴老师仰面大笑：“对呀，谢谢你关心我的‘小包包’啊。”在我从艺道路上，也曾受到过吴老师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厂医务室工作。当时，文艺政策有所松动，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去观看各种表演。有一次，看到吴双艺与王辉荃两位老师搭档演出“上海相声”《进军号》。这个节目主要歌颂造船工人不怕辛劳，克服困难，抢修“进军号”的精神，两位老师的表演十分精彩。有人告诉我：“本周六，吴双艺将到虹口工区文化宫作报告，谈谈《进军号》的创作体会。”听到消息，我兴奋极了。

好不容易盼到周六，偏偏天公不作美，上午晴空万里，傍晚下起倾盆大雨，有人劝我：“算了吧，下大雨，吴老师不会来上课的。”我偏不相信，坚持一个人赤着脚，撑着伞，蹬着泥泞，步行来到位于四川北路横浜桥的工人文化宫，迎接我的是一张公告：天降暴雨，讲座改期。

过了一周，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吴双艺老师。那天讲座非常成功，虽然处于“文革”后期，政治风向不定，吴老师讲课多少有些拘束和谨慎，如说到“滑稽”一律用“喜剧”代替，讲到“出噱头”，必定言“抖包袱”。但是他能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会场气氛始终良好。

我发现吴老师的记忆力特别强，引用资料的出典和日期如数家珍。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在似乎不经意间出几只噱头，有意让大家“过过瘾”。比如，他自我介绍：“我叫吴双艺，有人说我很骄傲，不仅有艺术，而且有双倍的艺术。其实这不是本意，我名字的含意就是提醒自己必须抓紧学习，因为我

前不久，我遇到滑稽表演艺术家吴双艺，他今年已经八十高龄，依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才思敏捷，嗓音宏亮。我高兴地说：“你真是：心态好，多用脑，勤运动，人不老，家里又添了‘小包包’吧”。吴老师仰面大笑：“对呀，谢谢你关心我的‘小包包’啊。”在我从艺道路上，也曾受到过吴老师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厂医务室工作。当时，文艺政策有所松动，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去观看各种表演。有一次，看到吴双艺与王辉荃两位老师搭档演出“上海相声”《进军号》。这个节目主要歌颂造船工人不怕辛劳，克服困难，抢修“进军号”的精神，两位老师的表演十分精彩。有人告诉我：“本周六，吴双艺将到虹口工区文化宫作报告，谈谈《进军号》的创作体会。”听到消息，我兴奋极了。



前不久，我遇到滑稽表演艺术家吴双艺，他今年已经八十高龄，依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才思敏捷，嗓音宏亮。我高兴地说：“你真是：心态好，多用脑，勤运动，人不老，家里又添了‘小包包’吧”。吴老师仰面大笑：“对呀，谢谢你关心我的‘小包包’啊。”在我从艺道路上，也曾受到过吴老师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厂医务室工作。当时，文艺政策有所松动，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去观看各种表演。有一次，看到吴双艺与王辉荃两位老师搭档演出“上海相声”《进军号》。这个节目主要歌颂造船工人不怕辛劳，克服困难，抢修“进军号”的精神，两位老师的表演十分精彩。有人告诉我：“本周六，吴双艺将到虹口工区文化宫作报告，谈谈《进军号》的创作体会。”听到消息，我兴奋极了。